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四千一百四十六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

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長死興
祕不發表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
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
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
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
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
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
史狄伯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

世倭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
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
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
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
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
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
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
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

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與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

竇衝走沂川沂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
于興封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等
及功臣尹綿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
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
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
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
率戶三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與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

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
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
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
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
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
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
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
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

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高議鮮卑薛勃
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
於金城遣姚崇尹綿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
之而祖運不繼三軍大飢綿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
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
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祖入者
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
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泣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

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

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
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
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
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
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
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
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
任時京兆常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
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月

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
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
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
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
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
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
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
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翦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輿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輿降號固讓王爵輿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輿輿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蕩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

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詔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

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

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暮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

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
為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
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
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歛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
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
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
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
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

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遂降
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括西土悅之姚
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
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
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
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

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
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
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
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
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
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
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
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

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
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諱悞璞質達裕國
兒皆為公遣其兼大鴻臚梁裴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禿
髮儋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
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
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
松念至魏安為儋檀弟文真所圖衆潰執松念送于儋
檀儋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僦戶給復二十年興
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
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
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
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
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
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
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

之呂隆懼禿髮傳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
姚詵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
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
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
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
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
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立遣使來聘請辛恭
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立不推計歷運

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

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
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
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
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
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
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
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遺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

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
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為
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
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
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
典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
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

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磨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傳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傳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

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
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
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傳檀才望應代臣豈
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
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
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
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

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布政王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儻會儻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之儻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

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鶚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
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覽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
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
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
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
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
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
易失之幾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既遠後遐方劬勞于外雖効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
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
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
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
毛蔑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
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
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止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
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
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
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
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
竿之心宜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
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

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敬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敞尚之

罪以為尚書

晉書卷一百十七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姚興載記上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毗等率襄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卒閣本作十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孖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四十七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澧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

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
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
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
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
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
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官還長
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
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阻河以叛蜀譙縱

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
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
步騎三萬伐儋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
部尚書尹昭諫曰儋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
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
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
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儋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
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

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儔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儔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

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
興遣其兼司徒常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
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
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
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冲何能為也但
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
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

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為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

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
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
然右僕射常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寇營
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
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
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
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

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
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
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
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
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
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
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
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

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

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
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
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
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
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
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
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
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

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
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
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傳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
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
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
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
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
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

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
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
鎮督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
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
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
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
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
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

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為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
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
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
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
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
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
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
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

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
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
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
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
興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
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
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
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

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
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
密出自沂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
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
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
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
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
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

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磐熾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

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菴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為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即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為羌所敗

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
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
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
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
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
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
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
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

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
凶無狀潛有凌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
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
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
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
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
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

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

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忘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誡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柰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閹閹之禍全天性

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
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今以將軍公
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
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
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
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
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
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

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
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謨來朝使姚
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
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
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
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
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
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

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
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
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賢為之畫
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
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
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
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
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

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
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為中書監興如
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
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
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
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
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
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

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
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
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
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
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丕以
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
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

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于外陛下一旦不
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
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
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
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
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
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
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

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
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
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
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
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
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
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為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
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

為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
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
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
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
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
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眾歸罪興
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
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

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
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
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
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
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
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
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
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

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
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
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
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
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
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
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
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

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

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
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
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
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
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
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
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
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

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
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
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
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
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

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
緯晚乃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
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
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
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
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
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
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

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綿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綿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綿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綿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綿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綿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綿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

蕭何故不如甚也。絳曰：漢祖所以勝陞下者，以能遠段
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萇死，絳與姚
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絳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
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絳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
人歸興，謂絳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
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
洊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與？
絳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

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
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
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
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
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
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姚興載記下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倉松則昌當作倉

傳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其十六國春秋作奇

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訛姐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羌複姓如後秦彌姐亭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亭地其名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七第十五頁後三行興乃遣西平
人車普刊本遣訛遺據毛本改

卷一百十八第九頁前六行以侍御史廉桃生為
證刊本桃訛姚據監本及毛本改

第九頁後五行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
刊本給訛結侍訛任併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膳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

十九至
二十一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
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四十八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

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
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
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
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
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
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
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
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

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
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
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
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
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
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
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

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

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

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

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

衆既發宣叅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

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

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

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

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

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那望
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
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
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
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
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
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

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
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
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
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
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
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
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

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
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
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
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
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
既尅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
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

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
西姚謚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
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
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
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
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
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
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謚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寃前

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

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却

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

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

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

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

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

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柰

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

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

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

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

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

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鄆雍今關中兵馬足

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

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
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
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
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
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
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
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
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

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
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
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
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
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
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
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閭生至新安益男至

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畱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
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
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
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
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
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
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

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答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

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
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
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
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
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
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為蛇畫足國之罪人
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
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

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祖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

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
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
攻郿城鎮西姚謐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
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
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蚤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
降恢恢舅苟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
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
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

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
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
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
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
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
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
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
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

過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
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
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
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
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
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
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昂奔河東道
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

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
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
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
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
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
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
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
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

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嶮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弘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

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閬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

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
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為犄
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
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
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
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謐守堯柳
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
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

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蟲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為

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為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弔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

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灊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

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
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謐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
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
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
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
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
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
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

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
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
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
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
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
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
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

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薦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尅推勅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欵
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
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
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
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興始宗
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一百四十九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

暉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

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
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
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
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
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
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賓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
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閭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為

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
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
聖朝西顧之憂廡間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
迎滕滕率衆入州廡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廡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
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
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廩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
等上庠大逆不道廩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廩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
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
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
廩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廩腹心也特兄弟
既以怨廩引兵歸縣竹廩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犍

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遼軍遼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
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
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
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
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
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
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

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

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
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
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
牒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
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閭趙楊上官及氐叟
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
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
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閭式詣羅尚求申期式

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雖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
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
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
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
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
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

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女奴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
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
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
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
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
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
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
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

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
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
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
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
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
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
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
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

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
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
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
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
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
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璿
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閭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
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
羅尚殺我尚類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
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廣漢
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
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
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
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
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

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
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
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
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
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
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
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
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

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

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與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廻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

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
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
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
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
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
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
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
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起新繁

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
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
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
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
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
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
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緜竹平

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尅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

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
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臏破德陽獲特所置守
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
毗橋牙門左汜黃訇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
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
追擊臏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臏又至甚懼
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臏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

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
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
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
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
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
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
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
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

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
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
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
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
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
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任郡督郵主簿
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

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廩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
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
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茂舉巴夷賓民來附後蜀錄作特祖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移監本誤夷今從後蜀錄及上文流移就穀句改正又閻式式字一本作或又一本作郁

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
於廡閣下手及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廡腹心也○
監本弇怒訛作廡怒又皆廡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
從閣本

何臣趙肅為腹心○臣後蜀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督後蜀錄作任獻

李流載記牙門左汜黃訇何冲三道攻北營○訇一本
作閭今從音義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